

水仙花

讓·拉斐德著

齊香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仙花

諷·拉·斐·德 著

齐 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72101

JEAN LAFFITTE
NOUS RETOURNERONS
CUEILLIR LES JONQUILLES

Les É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48.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140 字数116,000 开本8.50×11.68厘米1/32 印張5⁵/₁₆ 插頁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500册

定价(3) 0.54元

讓·拉斐德和他的“水仙花”

罗大岡

“水仙花”是法国进步作家讓·拉斐德的小說，原名“我們將要回来摘水仙花”。一九五七年拉斐德到我国訪問时，我們曾經当面問他，可否把这部小說的中譯本簡称为“水仙花”，他表示完全同意。

到目前为止，讓·拉斐德一共發表了五部小說：

“活着的人們”(一九四七年出版，已有中譯)，

“水仙花”(一九四八年出版，已有中譯)，

“蘿絲·法朗士”(一九五〇年出版，已有中譯)，

“馬索營長”(一九五三年出版)，

“春天的燕子”(一九五六年出版)。

“活着的人們”叙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間，法国爱国志士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占領法国的納粹武裝展开英勇的地下抵抗，以及被敌人逮捕投入死亡集中营的法国共产党員組織难友进行互助和反抗的情形。書中突出地描写了在極其艰苦的条件下面对敌人作百折不撓的斗争的共产党員。作者亲身参加过这样的斗争。不幸落入敌人的手掌以后，他被送到納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里过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地獄生活。在集中营里他

CAB08/03

遇到許多被囚禁的爱国志士和革命英雄，他們十之八九是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名叫雷蒙，他把被捕前对敌人进行的胆大冲天的破坏活动講給拉斐德听。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当时法国“义勇游击队”炸毁巴黎近郊由德軍占領着的聖·达西斯無線电台的經過。这一惊險的場面及其后果，成了小說“水仙花”的主要題材。

“水仙花”和“活着的人們”有密切的关系。“活着的人們”中提到一个事担任对占領者进行破坏和暗杀的英雄的“瓦尔米”小組，“水仙花”中炸毁無線电台就是这个“軍事小組”搞的；小組長就是雷蒙。“水仙花”的主要精神也和“活着的人們”一样，描写党员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表現出来的舍己为群至死不屈的高貴品質；但“水仙花”有些地方胜于“活着的人們”，因为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充滿革命乐观主义的無产階級革命英雄雷蒙这个人物。

在战争爆發以前，雷蒙是一个法国普通工人。他是党员，積極的活动家；他也很爱他的老婆和孩子。当时納粹恐怖势力占領法国，魚肉法国人民，雷蒙接受了党組織交給他的任务，战斗在最艰苦危險的崗位上。瓦尔米小組是破坏活动的尖兵，地下抗战运动的敢死队。雷蒙在領導小組炸毁有敌人重兵駐守的电台的战斗行动中，不但表現了無比勇敢和鎮定，胆大和心細，而且也表現了他的相当出色的軍事才能。被捕后，他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同时也表現了他的随机应变的机智。在押解到德国去的途中，他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給他妻子，信中洋溢着对于民族解放战斗最后胜利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基础是他的革命乐观主义。

几年来，雷蒙一直应允他的妻子，要挑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一同到郊外去踏青，去采摘金黃色的野水仙花。几年来，忙于党的工作，他占用了所有星期日和例假，一直沒有机会帶着妻

子去摘野水仙。在被押赴德国的途中，虽然身体被敌人的非刑拷問糟蹋得狼狽不堪，雷蒙精神仍然很好，他想起冬尽春初盛開在林边澤畔的水仙花，这种乐观心情是很不平常的。他决不是不知道去德国就是凶多吉少，十九不能生还的，因为在那里有比地獄还要悲慘的集中营等待着他。

但是，个人的生死算什么呢？党的事業必定会获得全胜，祖国必定会从敌人鉄蹄下解放出来。对于这，無論在多么艰苦的环境里，雷蒙从沒有怀疑过。因此，这兒所說的水仙花是一种意味深長的象征。它象征终于战胜寒冬而回到祖国大地上的陽春。

“水仙花”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一面，那就是作者揭露了戴高乐及其党徒的陰謀。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一段对于法国人民來說是十分悲慘痛苦的岁月里，法国共产党人帶动群众在国内进行英勇的地下“抵抗运动”，戴高乐却早已逃到倫敦，組織了买空卖空的所謂“自由法蘭西”流亡“政府”，在广播电台發表几篇空論，假充領導法国人民在抗战。这还不算，他向英国要了一些軍火，并不用于拒敌斗争，而是隱藏在法国各地，陰謀在德軍敗退后，拿这些武器来压迫真正抗战的法国劳动人民，尤其是法国共产党。

果然，一九四五年秋天法国国土逐步光复的过程中，戴高乐的狐群狗党为了维护他們的剝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拿出本該用在侵略軍身上的武器来和法国人民为敌。小說“馬索营長”比較詳細地反映了这方面事实。与此同时，戴高乐派还無耻地宣称在法国淪陷期間干了多少地下抗敌的英勇活动。例如聖·达西斯电台的炸毀，戴高乐派的無耻之徒居然也說是他們的功劳。对于这一謊話，拉斐德在小說“水仙花”中提出了有力的駁斥。“水仙花”叙述爆炸电台的經過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事实胜

于雄辯，這部小說在這點上可以當作歷史資料讀，它是“抵抗運動”的重要檔案。

在小說“羅絲·法朗士”和“馬索營長”中，拉斐德從別的角度補充和豐富了他對於可歌可泣的“抵抗運動”的記載。小說“春天的燕子”反映法國人民在戰後的年月里從事保衛和平的鬥爭。

讓·拉斐德是法國當前最優秀的進步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滿着勞動人民出身的作家所特有的樸實和爽直的情調。他的故鄉是法國西南部大西洋岸邊的重要商業城市波爾多。一九一〇年他出生在波爾多郊外一個鄉村小手工業者家庭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他的父母由於家業破落終於成為出賣勞力的工人。讓·拉斐德年輕時當過麵包房的學徒，後來成了麵包工人和糕餅技師——就因此，他在“春天的燕子”中描寫麵包房工人和糕餅工人的生活如此細致、生動和親切。

在一篇題為“羅曼·羅蘭與和平”的文章里，拉斐德自述年輕時如何通過保衛和平的運動，接近了共產黨，參加了黨，走上了為解放全人類這個崇高理想而鬥爭的道路。由於貧困，他十四歲就輟學。在黨的培養下，他補習了文化，成了忠誠幹練的黨的活動家。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的艱苦鬥爭給了拉斐德更大的考驗和鍛煉。他從德國集中營里回來以後，黨給他重要的任務，讓他領導法國人民大眾保衛和平的統戰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世界和平擁護者第一次會議上，讓·拉斐德當選為和平理事會書記處總書記。這個職務他一直擔任到一九五六年。

在負責和平理事會經常事務的期間，拉斐德對於和平運動是有貢獻的。同時，他還在繁忙緊張的生活里，抽出時間從事文學活動。他的小說也是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的一種武器。

他的創作活動是在偶然的機緣之下開始的。當初，他僅僅企圖把他在集中營里的經歷寫成一個簡單的小冊子，供組織上參考。法共黨員，有經驗的前輩作家阿拉貢看到了拉斐德寫的小冊子，鼓勵他寫成一部小說，並且指導他從事創作。於是產生了“活着的人們”。從那以後，他在創作上遇到困難時，總去請教阿拉貢老師。在這點上，拉斐德和安德烈·斯諦的情況是相同的。

拉斐德並沒有因為從事文學事業而停止黨的積極活動家的繁重工作；相反，他在日常工作中抽出時間來堅持寫作，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當然，沒有黨的鼓勵和幫助，拉斐德和斯諦都不可能這樣順利成為出色的作家的。

一九五七年秋天，拉斐德和他的夫人曾應約來我國訪問。在他要求之下，作協曾經組織了若干讀過他的作品譯本的北京青年工人和學生和他座談，對他作品交換意見。在會上，拉斐德介紹了他自己的創作經驗。他認為遠大的理想和艱苦不懈的奮鬥，是從事創作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此外，還要多寫多練，不應當有一舉成名，或輕易成功的僥倖心理。

關於新中國給他的印象，拉斐德着重指出人是決定一切的主要因素。他在我國各處訪問參觀之後，對於規模宏大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固然感到十分興奮，但給他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在進行這些建設的中國勞動人民。他對於中國人民是向來懷着深厚同情的，但他沒有想到今天的中國人是這樣一種“新型的人”，一種與其說是屬於今天，不如說是屬於明天的人。這是他在我國訪問中最重大的發現。

拉斐德在他的小說里所寫的為祖國獨立自由，為世界和平而從事忘我的勞動與鬥爭的人物，不也是為了建設人類的美好前途在鋪平道路嗎？不也是具有遠大理想和崇高靈魂的人物嗎？

正因为拉斐德是努力于創造这样的崇高人物的艺术形象的作家，所以他在中国人民身上能亲切地感觉到一种高贵的品质正在普遍成长，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品质。拉斐德曾经宣称，要把他访问新中国的印象和感想写成一本书。我们盼望这本书早日出版。

1958年7月于北京

統一書號：10019·114

定 价： 0.54 元

第 一 章

一九四二年夏天。法国在淪陷中。

在凡塞納树林^①里，有一个人坐在草地上，紧挨着大湖边的小徑。

在他周圍，孩子們在草坪上玩耍，互相追逐。几个妇女在树蔭下織毛衣。一对对的情侶穿过高大的树叢，寻找幽靜的地方，去隱蔽他們的活動。

坐在草地上的那个人，是小个子，身体粗壯；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大腦袋和高高的前額；黑頭髮，年紀三十光景。

他側身躺着，打开一張報紙，好像在專心看報。其实，只有一句話在他眼前跳動：“……把被害人扶起，接着騎自行車追捕凶手的那个人，請到警察厅一談。”他微笑了。騎自行車的人，正是他。凶手，也是他。至于那被害人，是一星期前在郊区一条路上被打死的蓋世太保^②的軍官。那軍官本来只是受了伤，他把他扶起来的时候，順手在他肚子上打了一槍把他結果了。接着，他一边騎車跑一边喊：“逮住他！”

“先生，当心！”

① 巴黎大公园之一。——譯者注。

② 納粹特務組織。——譯者注。

这人剛好抬起头来，躲过一个孩子扔过来的大皮球。球正落在報紙中間，又蹦了一下，向湖边滾去。这位不相識的人飞身追去，截住那个差点兒落水的皮球。

他看着那一群正不很放心地等待着的小家伙們說：“誰的球？”

可是沒人回答。

“嘿！接球！”

很准的一脚，他把皮球踢回那群孩子中間，回来坐在那張破碎了的報紙旁边。

孩子們向他叫：“先生，謝謝！”

重新开始的球戏处处都逗他發笑。

这个人好像並沒有理会到維希政权下的一个法庭已經缺席裁判，把他定了死罪。大家管他叫雷蒙。

雷蒙正等着安德烈^①。

* * *

安德烈，年紀靠近四十，是一个外表誠朴的结实汉子，簡直是办公室主任的典型。可是，这位職員曾經不顧家里人的温愛，在一九三七年到西班牙去作战。現在“蓋世太保”正要捉拿他，占住他的寓所，拿着他的像片。他在極艰苦的条件下过着地下生活。

雷蒙正在看孩子們玩，越看越有兴趣，安德烈在湖那边急步往前走。为了确知不被人尾随，他繞了几个弯兒以后，穿过吊桥，来到小島上。

他向独自坐在凳子上的一位青年叫着說：“哈，大夫，您

① 这本书里所引的人名，全是真实人物的假名或小名。——原注。

好！”

那位衣飾講究的游客，中等身材，長長的面孔，梳得很整齊的分頭，一對小眼睛發着聰明的光芒，這就是羅貝。

他們兩人好像老相識，向着島上咖啡店門前的露天座兒走去，在僻靜的花棚下找了一張茶桌坐下。

“伙計！來兩杯啤酒，一杯要摻汽水的。”

羅貝說：“我見到我說的那個人了。”

“那個戴高樂分子嗎？”

“是的。”

“啊！後來呢？”

“這是一字不差他對我說的話：‘昨天，蓋世太保在納瓦蘭路打死一個人。那是我的頭兒。他身上只有假證件，而且只有我知道他的地址。可是，在他家里存有一批器材^①。’所以你們可以把那些物資搬走。不過，我有兩個條件：我要見見你們這群人的帶頭的，並且我願意知道你們拿這批器材去干什么。”

“這個提議需要慎重考慮，你看那腳色是什麼路道？”

“我瞧他是誠懇的，可是我不能絕對保險。”

“他一定是想把武裝行動劃在他們的活動範圍之內。”

“這也可能。不過，他跟我說明這只是對倫敦方面好交賬而已。他必須彙報來自那邊的器材作了什麼用途。”

“那倒好辦。反正他們什麼都不干。”

“正因為如此。他清楚地對我說他寧願知道這批器材落在我們可靠的手里，不願看它們落到德國鬼的爪子里。”

“存在那地方的這批傢伙究竟是什麼？”

① 軍火。——譯者注。

“有膠質炸藥……”

“那太好啦。你相信這是真的嗎？”

“是的。”

“那么就叫他給我們吧！”

“要是除我以外他看不到另外一個人，他是不肯給的。”

“這是什麼意思，可不太明白。”

“你怎麼決定呢？”

“你先去跟他訂一個約會，你自己和他見面。以後，你把他領到另一個地方，要注意看准後面沒人跟蹤。如果你看出有什麼不正常的情况，你就換一個方向，設法脫身。”

“你放心吧。”

“如果一切順當，你就不必遲疑地向指定的地點去。我去等你們。”

“我應當怎麼和他談起你呢？”

“你可以告訴他我屬於法國游擊義勇軍巴黎軍區參謀部。但是千萬別說出名字。”

“同意。你幾時能見他呢？”

“明天。”

“在哪兒？”

“在外面，比較安全些。我走遠一些去指給你会面的地點。我們不要再在這兒呆着了。”

“可是伙計還沒有把我們要喝的拿來呢。”

“你渴嗎？”

“不渴！”

“好。那就溜吧。這兒的顧客們都不着急，我可沒有工夫。我已經晚了五分鐘了。”

离他們几公尺远，有一个臉上塗脂抹粉，火气十足，染过的頭髮褪了色的女子，和兩個德国兵坐在一起。她用一种挑衅的神气看人。

罗貝喃喃地罵：“下賤貨！”

“你別惹人注意了，”安德烈一边拉开他一边說。

* * *

雷蒙看表。他不再关心那群孩子的动作了，虽然他很快地取得了他們的同情。啊！瞧安德烈从那边来了。

雷蒙迎着他走去。他們好像普通的散步人一样偶然在路上碰头，装做出乎意料的样子。

当他們兩人走到一条安靜的路上时，安德烈說：“我不需要和你談多久，就是这么一回事：朋友們对你这組的工作很滿意，可是应当干得更些。單人进行的破坏，固然很好，可是現在这样不足够了。”

“我們并不是光搞个别的破坏呀。”

“我知道，瓦尔米小組已經完成極好的工作，可是只限于还太狹窄的目标。应当更加使勁地打击，并且应当使大家都知道。”

“那可不簡單。”

“自然罗，我們并不能單独地阻擋德国武力的前进。可是假如我們在交通工具方面，在作战物資以及軍事基地方面进行更广泛的破坏，就能更有效地使那些为我們作战的人迅速地获得胜利。”

“沒有不可能的事，那还用說，但是……”

“你得明白我的意思：对你这小組，問題并不是放弃孤立的行动，而是应当干得更更有声有色。搞出一件使人不能不提起的

事。你有没有计划过这类的工作？”

“有的。很久以来我就想到。”

“什么事？”

“离巴黎五十公里的一个无线电台。在圣·达西斯。”

“啊！这著儿不坏！那是德国海军的无线电收发站。”

“我知道。”

“你们能完成这行动吗？”

“试试看总是可以的。”

“你对这事怎样看法？”

“我以为只要炸掉一两根高空电柱就够了。”

“你研究过这问题没有？”

“没有，可是照我看，首先需要有坚强的人手。”

“我们有人。应当干一下。”

“还得有器材。”

“什么器材？”

“烈性炸药和雷管。我们只有自己造的炸弹。那是不够的。”

“是的，总是这个问题。你听我讲。我本来还不应当告诉你。可是假如一切顺当，我想我们可以得到需要的东西。”

“怎么回事？”

“你知道罗贝和戴高乐派的一个大组长有联系。这伙人有成堆的器材，可是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使用。我曾叫罗贝把那人介绍给我。好像有一批存货可以动用。”

“你以为你所说的那脚色会把东西交给我们吗？”

“我想应当用尽一切方法把东西弄到手。”

“几时我们可以有准消息？”

“明天。”

“好，無論如何，我一定先派手下兩個人到聖·達西斯去偵察地形。”

“我同意。明天早晨九點鐘我在動物園的大門口和你見面。我要你幫忙。”

“就那麼辦！”

他們兩人在十字路口分手。

第 二 章

安德烈和羅貝訂了一個約會，時間是早晨十點鐘，照舊在凡塞納樹林里。除了和他一起來的雷蒙之外，別人都還沒有到。他們兩人先在四周察看了一番，就稍稍進入樹林一點，以便監視大路而不被人看見。

萬事不可逆料。因為羅貝參加瓦爾米小組只有四個月，雖然他曾順利地參加了好幾次行動，人們還不能對他絕對信任。一起頭，他就宣稱他來自一個戴高樂組織，他現在和這組織還一直有聯繫。人們准許他保持這種聯繫，希望也許可以得到些軍火。但是在這類聯繫中，他們過去付出的代價已經夠重的，所以學會了謹慎小心。

大馬路上還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輛自行車停也不停地飛馳過去了。瞧，那邊，有兩個人影。從走相上看，可以認出是羅貝。和他在一起的那人，一定是要求和他們會面的那個人了。他們走近來，同時給人一種正在熱烈談論的印象。

不應當把一種最起碼的謹慎措施讓人看成一種害怕或猜疑